



117  
293

思問錄



西漢以來曰大賢曰至聖世之崇子輿氏尚矣  
 歷唐至宋其人此之夫子其書比之論語亦必  
 不徒然也余既埋首于曲籍豈不欲從其後乎  
 而有大疑於此思之思之思而又思猶不能通  
 焉顧千歲之上司馬溫公李泰伯之徒亦皆疑  
 之則顯蒙如余徒思之終無益於是筆之以質  
 于大方君子大方君子幸憐而誨之天保成  
 夏四月大陔寓客東讚藤澤甫題  
 孟子說梁惠王曰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又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說齊宣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曰：與百姓同樂，則王。又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於王何有？此數者，皆勸諸侯以王也。當是時，周王在上，九鼎不動，若使惠宣用其言乎？使孟子遂其志乎？將如周王何？蓋夫子之於君臣，最儼矣。八佾雍徹，不惜餘論，拜下拜上，不厭違衆。周之至德，稱其服事而不及征伐，其著春秋也。揭春王以立之極，今勸王之，事與此背馳矣。孟子嘗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其所學何遺？君臣之義也。孟子又曰：聖人，人倫之至

也。勸王之事，非亂倫之魁乎？又曰：揚子爲我，無君也。勸王之事，無君莫甚焉。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勸王之事，乃爲亂賊之歸，此不唯與夫子背馳已，於其所自言亦相犯矣。

伊川程氏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未改耳。

春秋斷自隱公。隱公當平王之時。平王東遷之主。而周室之微之首也。則春秋以尊周爲本者。恐至天下不知尊周之爲義。而豫防之也。然伊川之說。似謂夫子從時俗尊周者。凡聖賢之教人。救其弊而補其短。其示世亦然。夫子之時。天下果能知尊周乎。既能知之。猶且示以尊周。若至天下不復知有周之時。則其示之。宜加儼焉。而孟子則倡勸王之事。豈非益多乎。以此臨生民。其塗炭愈甚矣。梁惠王首章集註。引伊川之言曰。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

不言利。所以按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誠如是言。天下不復知有時王。非不仁不義之大者乎。諸侯而欲王。非貪利之大者乎。然於彼則按本塞源。而救其弊。於此則樹本導源。而啓其弊。聖賢之心。有時顛倒乎。有人於此。其人薄乎。父母愛敬。有不盡。則誨之者。必諄々陳爲子之道。其人愈薄。而至不復知有父母。則諄々之陳。宜倍蓰之什佰之。而猶恐其不洽也。然其誨之者。以不可知之何。遂使其人舉父母以棄之。溝壑則其謂之何。伊川論勸王之事。何以異乎。此且所謂天命之改未

改可以論桀紂而不可以論周末之王矣。何者？周末之王有孱弱可憐已，未嘗有暴虐可疾也。故人亦有侮而輕之已，未嘗有怨而背之也。苟有聖賢得邦家者興，率天下而服事之，脩禮樂而陶鑄之，安知文武之政不再舉乎？此夫子東周之志，而春秋之所以作也。豈論天命之改未改之時乎？

晦菴朱氏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于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于經，明君臣之義于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

並行而不相悖矣。

裘葛食飲，以論文質寬猛則可，豈可以論君臣之際乎？君臣之際，義與不義而已矣。以齊桓尊周為迫于大義，則不得不以孟子不尊周為違于大義。古今豈有宜于不義之時乎？豈有義不義並行之理乎？且時措之宜，不與孟子之言合矣。孟子對公孫丑之問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此言管晏所以不足為也。其心蓋曰：使我居管晏之地，必能以齊王矣。晏子與夫子同時，而在先輩行，管仲則先之百有餘年，若以夫子之時為非，言王之時則不可責。

晏子以王也。况百餘年前之管仲乎。

雲峰胡氏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君者。君子民也。民者。民于君也。不有君則無民。不有民則無君。不可兩其論矣。且民心背周者。有何徵耶。抑不知有周之謂乎。不知有周者。亦有何徵耶。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此猶欲挾天子以號令于四海矣。未見其不知有周也。又問湯武放伐曰。臣弑其君可乎。此猶知尊天子之

爲義矣。未見其有背心也。以此推之。他諸侯亦可知耳。豈不期而會者乎。庶民亦可知耳。豈欲與之偕亾者乎。

新安陳氏曰。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改。不得不違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

請試勘破之。王勉論放伐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

弑之罪也。晦菴收之于集註，必宋學家所共從者。今以孟子比武王，是以周王爲殘賊一夫也。晦菴解殘賊曰：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未聞周王有此事矣。則起溫公秦伯于寔寔，恐不服此義。

雙峰饒氏曰：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當管仲之時，則如之何，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摟諸侯之實。其所爲，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

循周制而已。

孟子之卑管仲，以其徒尊周室而不能以齊王也。孟子豈有使王室尊安之志乎，亦只是云々。殆似不省由反手之語。且孟子引魯西之語曰：功烈如彼，其卑也。以霸之功烈爲卑，其崇者，非王於天下而何。是非移文武之統，則不得成其崇者。然雙峰以管仲爲文武之罪人，試比之欲移文武之統者，其罪孰重而孰輕，亦必有辨。夫子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固也。此真王道者。所謂真王道者，謂聖王安天下之道也。非謂可王於天下之道也。雙峰何

下亦不過而已五字也。抑謂時天下猶知尊周。故夫子不及王業。僅々止是耳矣乎。噫。

或曰。孟子所謂王者。非兼位而言矣。特謂其道也。此亦與孟子之言不合矣。及公孫丑有文王不足法與之問。孟子乃詳言文王之所以難王也。若或之說。則孟子唯曰。吾所謂王者。行王道也。非得王位之謂也。而足矣。何必累々百餘言。徒費頽古也。又不曰行王而保民。而曰保民而王。其以位言之。明矣。又曰。大則以王。小則以霸。豈可以道解之乎。或曰。孟子實大賢。垂聖。豈有亂倫之事乎。蓋其急於

救時。假之以爲勸仁義之具已。不必出其本心也。

古之人。言必思可道。豈可苟且乎。雖然。若其說齊梁之君。則或可託此以解之。歟。公孫丑則非從游弟子乎。其與從游弟子語者。皆肝膈之言。其肝膈之言。亦復如是。假勸之說。不立矣。吁。大賢垂聖。而有斯事。此我所以大疑之也。



附錄

思問錄之成也。示之中谷南明。南明摘一二可疑者問之。因有其答。

問曰：尊周之事，非不美矣。獨孟子說齊梁君，則勢不可勸之。何者？二者之先，皆篡其君者，其名不正。若以尊周律之，則不可不各求舊君之裔，以還其國也。

答曰：何必然？以余觀之，尊周之易勸，宜無若齊梁也。二國之先，雖篡其君，魏斯為侯，受命于周威烈王。田和為侯，受命于周安王。既受王命，其名亦正。以二國之篡，而得免鄰國之討者，以周室之不可卑耳。

問曰其所學遺君臣之義解之者或曰孟子固曰孔子聖之時者其不尊周亦以其時是乃學聖之時也  
答曰所謂聖之時以去止久速言之已君臣之義則終古一揆豈有其時乎若君臣之義有其時則春秋不足以爲萬世法矣  
問曰天命之改未改何故可以論桀紂而不可以論周末之王也竊謂夏殷之亡以暴猶人之羅疫而死也周之亡以衰猶人之老至而死也其所以亡不同而均是天命也以天命論之彼此何擇

答曰天命之改未改即君臣之絕未絕也當其未亡論天命之改未改可施諸有罪者而不可施諸無罪者余亦請以人之死喻之夏殷有罪猶犯刑而死也罪之盈未盈即天命改未改也可誅歟否歟斷于此矣周無罪猶得病而死也藥之鍼之無所不竭至于屬纊不動而後始死之若絃息尚存之日輒曰天命既改而瘳其藥鍼則可乎故周室存一日則一日天命也不可不翼奉欽戴焉吾云不可以論者主意在改未改三字非謂周室之存亡非天命所關也  
問曰君臣之際實義與不義而已矣然武王伐紂夷

齊諫之其諫不聽而猶以義士目之似有並行之理  
答曰牧野之事天命改而君臣絕吾所謂義不義以  
君臣之際言之豈礙于夷齊乎夫既改而絕者猶且  
以其為舊君臣有夷齊之諫以其為舊君臣不得以  
諫者為非義大倫之重如此况於君臣未絕若周末  
之王乎是夷齊之事祇可為尊周之地也已且夷齊  
於武王可謂之兩義並行也不可謂之義不義並行  
也

尚曰孟子曰三代之失天下以不仁是孟子以周室  
為既亡小雅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孟子亦有所本

由此觀之所謂不知有周亦有不為不然者乎

答曰若悲其衰而激其詞者曰滅亦可曰亡亦可曰

不知有周亦可然以此為勸王之資則悖逆之大者

周慎靚王五年孟子去梁適齊之後二年在秦惠王朝張儀與司

馬錯論伐蜀伐韓之事儀之言曰挾天子以令天下

是未至欲移王統錯之言曰劫天子惡名也是猶知

王室之可尊孟子自稱聖人之徒可以聖人之徒而

為縱橫功利家之罪人乎

蕭洒園藏

